

【本週聚會】2007 年 6/10~ 6/16

造就營 NYACK College	擘餅聚會	9:00-10:00 AM
	造就聚會 II	10:00-11:45 AM
	造就聚會 III	1:30-3:00 PM
	戶外活動	3:30-4:45 PM
禱告聚會	週二晚上 8:30-9:30 PM 陳憲明弟兄家	
Morganville 區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王麗斌弟兄家	
E.Brunswick 家庭聚會	週五晚上 8:30-9:30 PM 林維中弟兄家	
Woodbridge 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譚力琛弟兄家	
南區家庭聚會	週六晚上 8:00-9:30 PM 沈明昊弟兄家	

一、兒童服事表

	大/中班兒童服事	小班兒童服事
6 月 17 日	吳荻	肖冬梅/鄭天貞

【禱告事項】

- ◆ 為教會往前禱告。
- ◆ 為已參加過福音聚會的福音朋友代禱。

【家訊信息】信心的異象——以撒

(經文：來十一 20；創二十七 1-40)

舊約聖經中的偉大人物值得我們多花時間去深入研究，遠較蜻蜓點水式的閱讀方法為佳。請看我們要多花多少時間去查考亞伯拉罕的生命及事奉！現在就讓我們將注意力轉到以撒，了解信心的原則如何在他生命中運行。為此，我們必須首先將希伯來書十一章二十節及創世記二十七章一至四十節連繫一起，因為這種與以撒為兩個兒子雅各及以掃「指著將來的事」祝福之連繫，也正正是希伯來書作者希望引起我們注意的地方。希伯來書十一章並沒有提及以撒乃是主耶穌的一個美妙的代表性人物，但我們經思考後，可以作這樣的推想。

與我們的救主一樣，以撒是應許之子——請參閱創世記三章十五節，十七章十九節；他的出生是一個奇蹟——請參閱創世記二十一章一至五節，並與以賽亞書七章十四節作一比較；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節；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節；他成為父親在祭壇上獻給耶和華的祭品——請參閱創世記二十二章九節，並與羅馬書八章三十二節作一比較；他是復活之子——請參閱希伯來書十一章十七至十九節，並與羅馬書一章四節作一比較；他也是父親的兒子及繼承人——請參閱創世記二十四章三十六節，並與歌羅西書一章十九節及二章九節作一比較。

我們本可以再多談有關以撒如何是我們的救主之代表性人物；但我們一定要回到聖靈在希伯來書十一章二十節所啟示的重點，即是我們讀過的「以撒因著信，就指著將來的事給雅各、以掃祝福」那句。這句意味著，以撒宣告為兩兒子涉及將來的境況祝福，他這樣做是憑著對神的信心，並且完全有信心祂會成就所有祂應許的。以撒雖然離世在即，但他相信所有神預言的一定會應驗。這就是信心的異象，要看到信心的異象如何在我們生命中運行，就讓我們從以撒生命中所持守的信心原則，學習以下七項教訓。

(一) 真實的信心通常是涉及尚未顯露而未見之事。請將希伯來書十一章二十節與希伯來書十一章十一節作一比較。韋茅斯 (Weymouth) 有關第一節的翻譯是：「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請留意當中所說的「未見之事」。信心是運用於未見之事的領域，意即有信心的人必須有異象。他不是一個好幻想的人，但卻是一個可以看到未見之事

的人。現今世界的一句流行術語是「可以看見的就是可信的！」；但基督徒則說：「相信的就是可以看見的！」這如何適用於我們？其中一種應用是：神透過祂的話語啟示了一些「指著將來的事」——請參閱以下經文裡的一些例子：約翰福音十四章一至三節；使徒行傳一章九至十一節；帖撒羅尼迦前書四章十三節至十七章二節；帖撒羅尼迦後書一章七至十節；彼得後書三章十至十三節；啟示錄二十章。那些不信的人不會接受神的啟示，亦不會相信這些「指著將來的事」，因為它們太遙遠；另一方面，那些相信的人卻接受神所啟示的，這就是信心的異象。

(二) 一個有信心的生命是討神喜悅的生命。有信心，就能討神喜悅，如果沒有信心，則無法討神喜悅——請參閱希伯來書十一章六節。以撒的一生充滿悲劇性的挫敗，但他的名字卻記在希伯來書十一章信心英雄的名單上，因為他雖面對很多挫敗，但他卻仍然相信神。挫敗永不能榮耀神，但在挫敗中仍見信心的運行，而信心的完全運行則可以克服挫敗與崩潰——請參閱及深思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二節。

(三) 信心的運行時是服從性多於創造性。已故坎貝爾·摩根博士 (Dr Campbell Morgan) 曾指出以撒的信心並沒有帶來甚麼；它既不是發明甚麼東西，也非創造性及冒險性。以撒肯定在摩利亞山表露他奇妙的信心——請參閱創世記二十二章九節；在與利百加見面時——請參閱創世記二十四章六十二至六十七節；但在每一個情況中，他的信心也是服從的信心；真正採取主動的信心，原來是亞伯拉罕的信心。你能否找到一些現代的例子，可以分辨創造性的信心與服從性的信心？

(四) 當信心是真實時，它將會在人生旅程的每一個轉捩點受到試驗。當以撒年紀很小時，信心已在他心中燃點起來，但在他生命中的每一個危機，信心必會遇到新的試驗：在摩利亞山，他是三十三歲；當他遇到利百加時，他是四十歲；當他為兩個兒子祝福時，他已臨近死亡；在很多其他的經文中亦見到信心的試驗——請參閱彼得前書一章七節，並與雅各書一章二節作一比較。信心將會繼續受到試驗，直至它成為事實而在眼前消失。

(五) 較諸在勝利中，信心有時在面對失敗時會閃耀得更光芒。這看來好像自相矛盾，但其實正是如此。當以撒為他兒子祝福時，他的信心定必瀕臨挫敗的邊緣，但他相信神會掌管整件事，因此他便迅即接受當時的環境——請參閱他在創世記二十七章三十三節中所說的，並與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六節作一比較。有時神的一些作為會令我們畏縮及受挫敗，旨在讓我們接受神的判決，而這些判決正正暴露我們的弱點以及彰顯祂的能力。信心在挫敗當中會閃耀得格外光明，就如約拿一樣——請參閱約拿書二章一至十節！

(六) 信心會接受每一種神許可的情況，作為成就祂旨意的方法。請小心查考創世記二十七章一至四十節。這是一個何等令人興奮的故事，確實顯示神有時會透過一些奇妙的方法，讓我們的計畫受挫，以成就祂神聖的旨意！當我們閱讀這章經文時，務必要採取柔和的態度。

(七) 當信心的異象在生命的盡頭表現得敏銳強烈時，信心也顯得美麗。我們在創世記二十七章一節讀過，以撒當時已是年老、虛弱及眼睛不能看見，但他仍然看見「那不能看見的主」，這是因為他有信心的異象。雖然失明，但卻看見——那正是信心的異象！在生命的盡頭，這樣的信心是何等美麗！（請與摩西比較——希伯來書十一章二十七節）

【詩歌欣賞】耶穌，耶穌，我的性命

一 耶穌，耶穌，我的性命，因為愛的緣故，

求原諒我，將你聖名，日念千遍不住。

副歌：耶穌，耶穌，最愛救主，無物與你比擬；

你的笑容是我歡喜，我愛，愛你，你，主。

這首詩歌(《聖徒詩歌》第227首)作者是費柏(Frederick William Faber, 1814~1863)。費柏弟兄所寫的這首詩歌感覺非常美麗、細膩。因他是個非常屬靈的人，在他身上能看見基督的美麗，世界對他完全沒有地位。他與主有極親密的交通，才能寫出這特別的感覺。這首詩歌是最能摸著人心的感人詩歌之一，叫人非常單純的摸著主的愛。而每當我們在擘餅聚會唱這首詩歌的時候，總會覺得有一團熱火，油然從我們的心底點起，而炙熱我們的全人。費柏寫這首詩歌時是沒有調子的，是卡特羅素(Russell Kelso Carter)後來配上的。

費柏家族是法國的更正教徒，逃亡到英國。他祖父及父親都是牧師，篤信加爾文教義(Calvinism)，反對天主教。童年時，因他兩個哥哥的夭折，使他父母特別寵愛他，從而養成了他日後獨立、決斷又熱情的性格。

一八三三年春天，他進入牛津大學攻讀，往後四年的牛津生活影響了他的一生。飛柏為人非常熱情，進入大學後，常常以文會友，他一生許多的知己同伴，都是在這段時間之內結識的；他也盡情地沉醉在古典文學的華美中。當時牛津大學里的思潮，非常複雜，彼此沖激得很厲害，青年學子置身其中，常常莫衷所是，很難把持住自己的方向。飛柏的傳記作者說，當時似是而非的思想有一百多種，真是百花齊放。而在這些潮流中，最吸引人的自由派，他們崇尚理性和人本主義，并向一切傳統挑戰，批評信仰，調和信仰中和現代思潮不和的部分。飛柏的文思、口才和儀表，都是上人一乘的，遇到了這種環境。真是得其所哉，他就漸漸地遠離了神，甚至到了一個地步——“我離開牛津出去渡長假的時候，除了一本公禱書之外，什麼屬靈書籍都沒有隨身攜帶。”

就在這個時候，神的光進來了，他的良心大大地責備自己：“我被知識野心的餌鉤住了，我成了文藝虛華的奴隸。”當時，他正在傾全力辦“牛津大學雜誌”，想要跟“愛丁堡評論”一爭高下。他說：“爲了要贏得超過我的才賦所能得著的聲譽，我只有透支我的體力，出賣我在主里的安息，挪用我素來持守的晨禱時光。唉！這些欲望，給我帶來太多的罪孽。現在，我不會再快活，除非我一直思想耶穌，談論或寫作有關於永遠的事。”

他就起來，一心追求主，讀了許多屬靈偉人的傳記，他發現這些人身上都有同一的特征：他們都經歷過屬靈的大轉機，面對面地遇見了神，那樣地顯明，就好象“火中抽薪一樣，叫他進入另一個境界——信仰的成熟和屬靈的完全。”他心中向主的渴慕之火被挑旺起來，使他自己也蒙了屬靈的轉機，要進入屬靈的完全。他說：“我進入牛津才兩年，對這兒的內幕不頂熟悉，但是我卻知道劍橋屬靈的空氣比這兒好多了，那里有許多向主有熱切的渴慕，矢志愛主、榮耀主，而且把自己獻給主。牛津這兒最大的罪惡，就是以追求外面、浮淺的宗教熱忱，來取代里頭的信愛之靈；以對團體的愛，來取代對神的愛；以國教，取代了基督的教會。對我而言，救贖、稱義比使徒統緒、主教制度重要多了。讓我們回到起初的純淨，按著聖經的話來過生活吧！”

當他開始轉向里頭的主以後，就更得著力量，從世界中被分別爲聖。在他給一位朋友的信中，他說：“若不是主的靈加倍地扶持我，我想我的屬靈生命，早就被這些世俗的文學作品窒息住了。我并非說要排除這些古典作品，其實它對我的心思發展是有用的，但是教育的目的，應當是將真理充滿在我們的心思中，而非盡以知識填塞取代。”文學喜好一直是飛柏的致命傷，直到此時，他才被主帶過來。後來當他決定要出來服事主的時候，桂冠詩人渥茨渥斯對他說：“我不說你這樣的決定妥當與否，我只知道英國文學界少了一位詩人了。”詩人不是丟棄了他的文筆，他乃是將這支筆，交在神的手中，單單被神使用。他畢業於牛津大學後，曾在一小鄉村，擔任聖公會牧師。

十九世紀(1833~1850)在牛津大學掀起“牛津運動”。在這個運動裡面，他們口號是返回過去教會的豐富。由於緬懷過去的緣故，他們一面發掘早期教會裡面的豐富，另一面認定應當回歸天主教。他們的原意都是好的，不只他們不滿意於當時國教下沉世俗化的光景，而且要弄清楚國教的立場和根源。很可惜，牛津運動後來變質了，運動中后起的領袖紐曼(John H. Newman, 1801-1890)，居然惑於天主教的“統一”和“龐大”，而投向教皇的懷抱；這還不止，一時之間，有九百多人(其中有三分之二是傳道人)也盲從跟進，進入天主教，這實在是教會史上的一大憾事。出生牛津大學的飛柏無形中受了影響，可惜後來他也步上後塵，回到羅馬天主教。

雖然如此，費柏所寫的東西屬靈份量很重；是公認在英語世界首屈一指的詩人。他的詩歌不但有光，從文學，詞藻和詩意角度看，也是高超的。費柏一共寫了一百五十首詩歌，如「守信歌」(Faith of our Fathers)，「真神慈悲寬如海洋」(There's a Wideness in God's Mercy)，「主釘十字架」(O Come and Mourn with Me Awhile)。

費柏弟兄的身體并不太好，他一生才活了四十九歲，就像一根蠟燭劇烈地燃燒自己，雖然燒得很快，但燒得很亮。建立弟兄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屬靈的服事以外，他還不時親自下廚備餐給弟兄們吃呢！到了一八六一年底，他的健康情形，惡化到不能再站講台傳信息了，但他仍舊不放下他的筆，病中還要親自校閱他的詩集，並做最後的修改。弟兄們怕他累坏了，特別找人代筆，他知道了頗不以爲然，很幽默地說：

“難道你們不知道嗎？天鵝總是在它快要死的時候，才唱出最甜美的鵲歌啊！”病中他曾寫信給他的哥哥說：“痛苦，是神所賜給我們最寶貴的禮物，最能叫我們變化像主的能讓我們在墳墓的這一邊，就被主煉淨，真是神的大憐憫啊。”有一度病危的時候，他對一位親密同工說：“有基督的名分而死，是件何等偉大的事！”到了一八六三年九月，他病得很痛苦，但他一直將目光投注在房間里的十字架上，注視主的傷痕，口中低聲說：“神是配得稱頌的！”直到二十六日，才在微笑中被主接去。一位弟兄說：“睽目前，他的眼睛清澈明亮，半帶微笑，半帶驚愕，叫我想起他自己從前在‘全爲耶穌’里面所講的——單單因著愛來事奉耶穌吧！這樣，當你將來瞑目合眼之前，你要驚訝看見，在最愛耶穌的審判台前，居然有天上的音樂，飄入你的耳際，而神的榮耀，也破曉在你眼前，永不褪去！”詩人微笑，因爲他跑完了他的路程，在主面前坦然了；詩人驚愕，大概是他目擊了自己從前所盼望的那種榮耀的境界了。——部分摘自 **(腓烈德立克·威廉·飛柏小傳)**